

大學生活

王 成 聖

——沙坪壩上六朝松下

想當年，初來兮，記也曾油頭粉面，少年英俊；
到而今，將去矣，祇落得砂眼胃病，老氣橫秋。

以上一聯，在抗戰期間，沙坪壩上，松林坡麓的中大學生宿舍裏，確曾膾炙人口，傳誦一時。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

三十年前，八年抗戰期間，大後方大學生的生活情況，和今日不能相比。一般來說，是苦些，但是大家都苦；是危險，但是大家同在敵機來去自如，濫施轟炸的危險之中；是單調，但是大家都在焚膏繼晷，孜孜矻矻的啃書本，求新知；是很想家，但是大家全有抗戰勝利，重建家園的堅定信念。簡而言之作個比較，則抗戰時期我們讀大學的時候，祇不過生活苦一點罷了。絕不如今日若干大學生之悶，之慌，之惘然，之迫不及

待的爲出國、謀生而繁忙。

當年我們身穿打起補綻的棉布衣，腳踏張嘴脫底的破皮鞋，喫穀稗砂土混雜的八寶飯，坐茅蓬竹椅的小茶館。十天半月不知肉味，常年難見一根冰棒。有很多同學在就讀四年期間不曾花過一塊錢，在今日的大學生聽來也許會嗤之以鼻，或云誰其能信？然而這都是我們親身經歷的鐵的事實。當我們冷眼旁觀時今大學生的形形色色，反而覺得我們當年生活之苦，却也苦中有樂。

以抗戰初起首先遷渝的國立中央大學而論，全校師生四千餘人。這四千多人的志向和心情，可以抗戰期間響激雲霄的六句口號，爲之概括無遺。那便是領導抗戰的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所倡呼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舍此六者以外，大家心無旁騖，對於任何享受和奢望，根本不屑一顧。尤其中大的學風素稱純樸篤實，當時又有全國第一流的師資，最完善的設備，於是大家便極其認真的在苦讀。一心所想只是抗戰方殷，讀書的

機會難得，有一點時間便多讀一點，剩一分精力都多用一分。前聯所謂的「砂眼胃病，老氣橫秋」，並非衣食兩難的生活逼人所致，而是確確實實，地地道道，由於過份用功讀書而致損壞了健康。缺乏消遣和休息，乃使當時的大學生，未老而先衰。

偌大的一座學校，看不見一件奇妝異服，聽不到一聲熱門音樂，女同學與脂粉絕緣，男同學一兩個月難得上一次理髮室。當民國三十二年春，今 總統蔣公兼任中央大學校長，他老人家體念同學難以禦寒，每人發了一套棉軍裝，於是，不久以後，全校就看不見任何棉軍裝以外的冬衣。男同學的冬衣上漸漸多了些污垢，女同學則用棉軍裝遮住了她們窈窕的身段，棉軍裝變成最新款式的冬大衣了。

中大校本部所在地，松林坡是一座圓形的小山丘，蔚藍的天，皚白的雲，凌晨，金黃色的陽光，將大地一切景物，覆一層閃爍的輝芒。小山丘下有兩條大路伸臂環擁，山丘上則蒼松滴翠，

芳草如茵，依山坡迤邐之勢，錯落生姿的建起了許多新型的建築。而以小丘頂端的那座圖書館，臨向雲天，最是氣象萬千。從中大圖書館的這個頂點，輻射到圓形的小丘之底，林中、樹下、花前、茵上，處處可見同學一卷在手，朗聲誦讀，讓新鮮的空氣，和高深的智識，同時深深的吸入。

中大的景色，沙坪壩的松林坡上，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都是美麗而清新的圖畫。松林坡之左是一畦畦的麥田，一直懸延到遠處的山脚。當春日麥熟，渾似一片碧油油的湖泊，風掀綠浪，一波波的向前伸展，可以引人思緒漸拓遙遠。然後到了鬱鬱蒼蒼，嵯峨雄壯的歌樂山嶺。據說，張飛曾在此大戰老將嚴顏。

松林坡右，四川的第二條大河，澄綠而清澈的嘉陵江，繞着松林坡脚，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靜靜的流過。在圖書館旁邊臨風小立，可以數江上的歸帆片片。水淺季節，岸邊與江心一索相連，繚繞的這一邊是一隊鼓勇前進的繚夫，那一頭則是在江心中奮身逆航的木船。枕青聲中，古意盎然，倘若你走到江邊去看，你會為那羣繚夫油然而生同情與憐憫，他們多半身體瘦弱，腰背彎得使你誤認他們為四足動物。最令人不忍卒親的是他們的肩膀，一道深深的凹痕，彷彿他們的鎖骨已被壓彎，敷上一匝長年累月，因粗糙繚繩磨損的紫色痕斑。

憶磐溪離愁與惆悵

隔江便是重慶西郊勝地磐溪，自高山之巔盤

折而下有一條瀑布。乘船過了江拾級而上，一座花木扶疏，綠蔭處處的花園，有一口方形的人工池塘，蠻有氣派的橫臥在磐溪之麓。

沙坪壩上的國立中央大學，那真是一處最幽靜、最理想的讀書環境，當年初見它時，驚訝那來這麼多幅美麗的圖畫？如今偶或在夢中相見，醒來時却是無盡的離愁和悵惘。

四千多老師、同學為着一個極單純，而又極具吸引力的目標，共同生活在松林坡上。名教授們在課餘之暇猶仍做着更上層樓的研究，男女同學則決不輕易放過一分一秒的求知機會。每一個人所想的祇是如何充實自己，以使將來貢獻自己的學識能力，為國家、為民族、為抗戰、為勝利。沒有人在想什麼出國久居，大賺美鈔，也很少有人沉緬於羅曼蒂克的情調。每一個人的生活節奏都是急鼓繁絃，忙條緊張，却又按部就班幾乎就可以說是刻板。通常，起床號一吹便披衣急起，大家忙於漱洗，然後就上餐廳搶稀飯先填飽肚皮。由於絕大多數的同學來自業已淪陷的戰區，他們在大後方舉目無親，告貸無門，完全的斷絕了接濟。唯一的生活來源是政府發放的貸金，起先還有點零用錢，及後便全部用之於僅够維持熱量的一日三餐。由於同學們腰畔分文也無，所以誤掉了一餐飯，立刻便會形成很嚴重的問題。

同學們用功讀書，固然在於祈求新知，深願在學成以後，有以致用。但是在抗戰期間，大家的心目之中，還有一個大前提，那便是一切為抗戰，一切為勝利，一切獻諸國家民族。由於此，所以在學業尚未告成之際，一旦國家有所需要，

領袖作了號召，例如，民國三十三年秋天，蔣委員長號召全國智識青年，從軍報國，參與戰鬥，一日之間，「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響徹雲霄，大後方的每一所大中學校，不約而同的掀起了從軍熱潮。剛考進學校的以及轉眼即將畢業，戴上學士帽的同學，只要年齡合格，身體檢查能夠通過，無不爭先恐後，到各地智識青年從軍辦事處去大排長龍，報名投効。

智識青年從軍熱潮，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各院校。同學們熱烈應徵，教授先生們也大為感奮、起勁。他們嘉從軍同學之志，偏恨自己年歲不合，體力不支未能參與這個闊大壯觀的威武行列。同時，勞燕分飛，遠征異域，又懷着黯然惜別的離愁別緒，能夠將這三種複雜而又矛盾的心緒，栩栩傳神，形諸筆墨的，筆者以為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名詩人汪辟疆老師的兩首七絕，最足傳誦。

汪辟疆先生送同學從軍詩

其一、

日日從軍勢若狂，無人不道送行忙；
遙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華兒女行。

其二、

聞君已恨從軍遲，欲把櫻花踏作泥；
我亦有懷征萬里，送君先過石門西。

嘉陵江濱讀邊政系

筆者自故鄉西康，到重慶投考中大，我報考的是法學院邊政系。想當年，中大和西北大學，在民國三十三年奉政府之命，增設邊政學系隸屬

於法學院，那正是我國自盤古開天地以來頭一個邊政系的第一期。

民國三十三年秋，邊政系第一期招生，我欣告錄取，當時，我們的系主任是凌純聲先生（現任中研院院士），不久凌先生任教育部邊政司長，改由韓儒林先生接任，韓先生北大畢業後曾肄業於柏林大學暨巴黎大學。四位教授，則為病逝台灣，葬于南港的董同龢先生，刻仍健在執教台大，的芮師逸夫，和衛師惠林、凌師純聲。

全系一共是二十六位同學，男二十五、女一，唯一的女同學是四川內江人。籍貫分佈，以四川同學最多，共十一人，其餘西康居第二位，三名。浙江二，桂、鄂、皖、魯、豫、冀、湘、滇、江蘇及南京，僅各一人而已。

此一全國首創的邊政學系，因為政府積極籌邊，需要造就專門人才，於是特別的鼓勵優待。明文規定：邊政系學生一律享受師範生同等待遇，所以我們除了伙食住宿學雜等費一概豁免，還有制服發給，以及零用金的給與。另外又有較為特殊的一點，便是有一次邊疆長途旅行，就地實習的機會。民國三十五年夏天，我們全系便會開到青海、甘肅遊歷兩月。

邊政系一年級，我們是在嘉陵江之濱，距離沙坪壩二十多公里的柏溪唸的。當年中大一年級生，都集中在柏溪上課。邊政系第一年的課程，除了多一門「邊疆問題概論」外，和法學院其他各系一年級的課程全部雷同。到了第二年，功課就相當的繁重了。不過筆者因為自幼在邊疆生長，高中畢業以後，尤應桑梓人士之邀，從事邊疆

文教工作，歷有年所。因此對於邊政系的專門課程，如邊疆教育、民族學調查、語言學、邊疆史地等課，學起來頗有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之感，比起其他同學，的確輕鬆得多。除了上課用心聽講，平時和考試都無需花費太多的時間預作準備。所以我能充份利用課餘之暇，為報紙雜誌撰稿，並且抽暇旁聽名教授汪辟疆、孫本文、繆鳳林、許恪士、沈剛伯、胡小石、伍叔儼、何義均、何聯奎諸師的課程和講演。又由於採訪及寫作的關係，得以拜謁許多老師面聆教益，連理工科的教授顧毓琇、周鴻經、李新民、沙學浚諸先生也是時相過從，承蒙他們對我不吝教誨。凡此都是筆者一生之中莫大的幸事，來日倘若小有所成，當係大學四年諸名師之所賜。同時，由上列諸位老師的鼎鼎大名來看，也可以窺知當年中大教授陣容之堅強。此即所以沙坪壩上，六朝松下，蔚為全國文化學術之重鎮了。

勝利收京離家日遠

我的大學生涯，在重慶沙坪壩渡過兩年，剩下的兩年則在遷校南京後讀完。前中大校長羅志希（家倫）先生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他說中大是在敵機轟炸之下成長。這話說得一點也不誇張，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中日大戰爆發，八月十三日敵軍進犯上海，與此同時開始了對京滬各地的大轟炸。殘暴的日本軍閥肆虐，連莊嚴神聖的學府也不能避免。短暫期間之內，南京中大校址便一連挨了四次炸彈。幸虧羅校長作了睿智明快的決定：「卷挾圖書儀器遷重慶，十月間已在渝

郊沙坪壩新建校舍內，循常軌上課。」讓青年們在抗戰八年最艱苦的階段，還能得到那麼理想的讀書環境。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於獲致最後勝利。中大西遷最早，復原還京却拖延了將近二年之久。一直到三十五年秋，方始在南京正式上課。復原遲些的主要原因，是交通困難，由於復原的機關和還鄉客太多，飛機輪船不敷分配，所以從抗戰勝利直到三十五年暑假中鼓輪東下。中大師生莫不懷着焦灼急切的心情，盼望着「青春結伴好還鄉。」

三十五年初，我搭乘學校復員的輪船，赴京就讀。「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船上雖稍擁擠，但是大家的心情，却是異乎尋常的興奮熱烈。過巫峽，越夔門，嘴裏唸誦着唐詩中千古絕唱的詩句，心中想些古往今來發生於這一帶的歷史事迹。忽而齊聲歡呼，忽而議論紛紛，這真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歡欣的一次長程旅行。然而，回首西望，去家日遠，又難免牽動了一腔離愁，這是我異於其他同學的另外一份感受。

我出生於西康的深山峻嶺之中，負笈重慶，住的也是峯巒起伏的山城。復員旅程，從巫山到宜昌的一段，兩岸危峯，拔地而起，刀山劍樹般的懸岩削壁，直聳雲霄，沒入氤氳裏。然而一出西陵峽，不但江面一寬，水勢漸緩，而且萬畝田疇，迤邐直抵天際。當時的那一份心胸壯闊，天地開朗的感覺，誠令我畢生難忘。再往下走，如漢武三鎮的熱鬧繁華，馬當武穴之號稱天險，都



南京北極閣雪景，下面是國立中央大學的操場和工藝館。

曾予我極強烈的感受。至於抵達六朝古都的南京以後，中山陵、玄武湖、中大梅庵校園的六朝松……許許多多嚮望已久的名勝古迹，任我登臨、憑弔，那更是無上的賞心樂事。由西康家鄉的羣山威猛，到嘉陵江濱的風光明媚，以至南京石頭城的龍蟠虎踞。這一次橫貫中國大陸的迢遙旅遊，曾經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樸實、尚真、剛正

黃正銘教授論中央大學的傳統精神，曰樸實，曰尚真，曰剛正。及今回憶當年在四載的種種，深感他說得透澈貼切之至。祇是自己沉湎濡染於其中，渾然若無所覺而已。一經點破，便有醍醐灌頂，豁然猛省之勢。這種樸實、尚真、剛正的校風，在人心澆薄，世風日下的今日，確有值得闡揚提倡之處。

曰樸實，筆者認為其實是同學自發自動，再加上校方督飭甚嚴，因而造成的一種刻苦向學的精神所使然。師生之間，向來恥言功利，不以衣冠重人。若謂視富貴如浮雲，也不為過。這種優良風習之養成，厥在於同學極其旺盛的求知欲，由求知欲昇華為率真樸拙的性格，其追逐的目標便祇有學問和道德。所以我常覺得，一個發奮苦讀的學生，他的品德一定也是非常高尚的，其理由亦正在於此。

曰尚真，則「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求學的態度既公正客觀，不以個人好惡而混淆事實，顛倒黑白，這才是中大特有的科學精神。因此，一般引為通病的偶像觀念，公式主義，在中大就

不 大 容 易 立 足。

曰剛正，這是大家在校期間因耳濡目染、體驗培養，因而產生了一股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使個人的道德修養，發皇為崇高的德性。此所以中大同學經得起考驗，受得了風浪。大陸淪陷，樞府遷台，同學們忠貞自矢，棄家來隨者達數千人。中大也在台灣復校了，以個人的見聞和接觸，中央、地方各機關、黨、政、軍、學，在軍事機關如海陸空勤、以及公私企業機構都有中大同學任職。老同學們在反攻復國的寶島基地上，附驥各界先進之後，羣策羣力，所擔任的任務，和所占的比重，依然相當的重大。

默誦中大校歌：「維襟江而枕海兮，金陵宅其中，陟升皇以臨睨兮，此實為天府之雄。煥哉，郁郁兮，文所鍾。宏我魯舍兮，甲於南東。干戈永戢，弦誦斯崇，百年樹人，鬱鬱葱葱。廣博易良兮，吳之風。以此為教兮，四方來同。」除了懷想當年，不勝依戀，我的心胸，每每升起欣然自得的感覺。

傳記精華 (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定價：伍拾元

本書精選名家鈕先銘、齊良隣、盛李蕙芸、趙淑敏、徐慎緘、李郁塘、王成聖、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

購買本書請撥電話七七一四八〇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